野獲編補遺

野獲編補遺卷三目錄

兵部

刑部

京職

歷法

佞倖

督撫

周文襄　白兎
羅汝敬
司道
監司創勢家
士人
周解元淳樸　沈桓量
婦女
命婦以妒受杖　南和伯妾
畿輔
元夕放燈　內府畜豹

野獲編補遺卷三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兵部

武廟興廢

唐高宗上元初封太公爲武成王開元間始置亞聖十哲以從祀尋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初卽位卽詔修廟與國學相對未幾幸廟以白起殺降命去之至徽宗宣和間又升張良配享殿上以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勣西向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東向爲十哲而兩廡則白起吳起各爲之首凡七十二人南渡後又升管

仲郭子儀於殿上又增曹彬一人至本朝洪武間禮部請如前代故事設武學仍建武成廟上謂是歧文武爲二矣但以太公從祀帝王廟而廢武成廟并武學不設至建文四年正月始建京衛武學及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廢武學天順二年復設成化四年用國子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學必有廟乞將武學餘楹改爲廟使知禮先勇後之義上許之而太公不得祀猶故也嘉靖間世宗修舉曠典無不明備至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四人其從祀僦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

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至十人蓋擬十哲復增伊尹
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抱
樸子葛洪巢元方眞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元子王
冰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
兩廡殿曰景惠門曰咸濟牲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
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爲令蓋幾與文宣廟
竝峙而武成之廟直至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議以武
學太窄請拓其制改建於大興隆寺故址上命會禮工
二部共議皆言宜倣唐制立武成王廟其配食者益以
尉繚子黃石公李廣趙充國宋將則增韓世忠岳飛本

朝則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年夏秋致祭至仲冬請車駕幸學之講武殿大閱上允之卽命擬議圖說以聞於是文武兩廟幷醫王凡三大祀鼎立於京師矣

○今鄭州立藥王廟專祀扁鵲葢扁故鄭人也神廟建像慈聖祈禱有效遂鼎新之香火繁盛爲畿南冠然龍居專位而三皇反祀於旁倒置甚矣

武臣刺背

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爲遼東總兵官照感上知遇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其與巡撫侯汝諒戶部管餉郎中何東序互訐回衛久之復起感憤不平誓死與虜角因

之戰歿無子有母貧不免饑寒巡撫王之誥以聞上命月給米三石復其家此累朝䘏典然以勵各邊壯士不爲過也按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飛元順帝末年杭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至我明正德間錦衣衛匠餘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上怒命本衛杖而戍之嶺南至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綰爲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可驗上雖不罪而天下至今嗤笑蓋至照而五矣割股剖肝固盡孝美事然效顰不已亦成故套胡仲彬刁宣不足言惜黃楊之見不及此

請武舉殿試

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擅權方務邊功右武人乃上疏請武舉設科亦用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上下其疏於兵部時余肅敏爲大司馬不敢決請廷臣集議於是命同英國公張輔文武諸大臣及科道議之衆知不可然不敢逆直遂條上大畧選武臣嫡子就儒學讀書習射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三場試策以四月初一殿試賜武舉及第出身恩榮次第刻錄立碑一如進士制時萬文康當國心知其非恐沮之且得禍須有術以緩之乃密奏上內批出武舉重事未易施行宜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

巡按提學具奏起送事方得止文康生平以阿媚取寵獨此事調停最妥然至宏治中畢竟行之但不殿試耳以孝宗親禮儒臣四方清晏猶不免爲纓弁破格今南北多事武夫俱有躍冶之心或議及殿試未可知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請武舉鄉試上以累科未見得人命已之給事中王夢弼請六年一舉亦不許未久復行之

刺軍

宋健兒刺面以防逃逸韓琦欲刺陝西義勇手司馬光爭之不從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効趙皇後從劉錡敗兀朮於順昌者是也然未有刺臂者

本朝極重黥刺太祖厲禁不許嗣聖濫用乃有極可笑者如景泰中武清侯石亨爲總兵請征勦也先軍人一勝二勝者得保家產四勝五勝者左右臂各刺赤心報國四字景帝曰領軍勝虜刺字是刑罰加於無罪不近情不許武人不學妄議至此

戚帥懼內

汪太涵與戚元敬少保生死交也戚歿而汪志其墓述其爲妻所困幾至絕祀其說甚備內所稱一品者是也然汪之怕婦亦與戚相伯仲即汪長君無疆爲其婦所竊亦母夫人導之也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燕自古然

武弁之横

正統十三年大寧都指揮僉事李暠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爲巡按御史段信所劾其時都司之横如此又二年爲景泰元年萬全參將楊俊以挾私杖死都指揮僉事陶忠初擬斬未幾景帝宥之令隨父昌平侯楊洪立功而已都司之賤又如此夫以五品刺史反見撻於健兒其時縉紳道喪可爲短氣又宣德間寧州知州劉綱河南鈞州人以進士起家出守凡歷九考廿七年加至二品服俸竟不遷致仕歸然則甲科郡守將

終身爲偏裨筆耶當時典制亦難解矣

倭患

比歲倭犯朝鮮中朝傾兵力救之一時大帥非人蹂踐其境剽掠淫恣更倍於倭頃閩人談及嘉靖癸亥十一月倭至興化府僞爲官軍赴救城中開門納之倭遂入據其城踰歲方去其慘毒不必言其時立功大將如劉顯者即今劉綎父也其在東南號爲良弁然御軍全無紀律興化城逃出婦人顯軍即掠奪之即原任參政王鳳臺者其新繼妻年少姝麗亦爲顯所納諸大吏俱不敢詰顯後以積勞奏凱登壇入蜀平九絲夷會與蜀撫

曾尚書省吾同爲江陵公器重其子綖從滇黔起屢奏
功其後朝鮮之役亦以凱旋爲時向用方倭事起時吾
鄉有朱先者以販鹽拒捕傷官兵論斬會募壯士爲前
鋒先奮身應募以貌偉充隊長一日馘倭十三人胡襄
懋爲督府即以便宜拜守備踰年至參將然性倔强不
能事上官俄進副總兵被臺使白簡論斬久之事得白
降參將再進再謫終爲福建大帥廉勇善戰有惠愛能
撫士卒得其死力閩人愛之以年至請老優禮允歸今
臥林下四壁蕭然尚健無恙余幼熟識之其同時立功
者如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皆以征倭取富貴能結交

文士表章戰績遂爲世所侈談朱先爲將軍有古人風似不在諸弁下竟沒沒無聞惜哉

軍令剖腹

胡襄愍提兵在吾郡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鮓飲啖而不酬其值且痛毆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立命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當剖腹以驗之胡笑以爲然謂酤者曰腹中有鮓則已不然汝當抵償酤者聽命立剖之則鮓尚在遂釋酤者而倍償之軍中股栗不復敢肆徐以書生而有膽決乃爾

武弁僭服

今武弁所衣繡胸不循欽定品級概服獅子至錦衣自指揮僉事而上則無不服麒麟者人皆謂起於嘉靖間後乃知事在景泰四年錦衣指揮同知畢旺疏援永樂舊例謂環衛近臣不比他官概許麟服亦猶世宗西苑奉元諸學士得衣鶴袍猶爲有說至於獅子補又不特卑秩武人今健兒荷刀戟者無不以爲常服偶犯令輒和衣受縛宛轉於鞭撻之下少頃卽供役如故孰知一二品采章辱褻至此

武職比試

今武弁襲替至京比試徒應故事其目不識丁射不穿

札者俱金紫銀青而歸徒糜廩餼緩急不得絲毫之用偶檢得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兵部題浙江巡撫趙都御史陳將材一節而申明之請飭各撫按督學憲臣將應襲舍人年十五以上資質可造者送學充附作養凡遇襲替年及二十應比試者學臣考韜鈐策一道轉送撫按覆閱韜鈐貫通弓馬嫺熟者爲上等韜鈐疏而弓馬熟者爲次等韜鈐弓馬俱不習爲下等送部比試上等候缺管事中等帶俸差操下等與支半俸候第二年再考赴部覆比二次不中者照邦政例仍支半俸三次不中者革發爲軍別選子弟襲職奉旨依擬行按此法

於武弁考核最嚴亦最恕久而不廢此輩必思自奮竟不知廢於何年而穆宗史亦不載何也

家丁

家丁蓋昉於唐季藩鎮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呂用之之莫邪都楊行密之黑雲都楊帥厚之銀鎗効節都而始盛至沙陀以健兒爲義子而極矣今西北將帥所蓄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開至登壇亦有以降虜效順者尤稱驍健近遼左李寧遠專仗此樹勳癸巳朝鮮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殄在邇不欲他兵分其功潛率

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館遇伏一舉殲焉其家丁李友昇者積勞巳至副總兵隻身殿後戰歿如松始得脫昇初爲健兒昵一妓因遅令失期當斬如松惜其勇因用重貲買妓并爲製奩具其費千金賜之至是以死報云

土兵民壯

土兵之設始於成化初年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建議以營伍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鬬宜選民兵之壯者編成什伍爲土兵量免戶租凡得五千人訓練之土兵强盛時毛里孩入寇爲之退却祥去而此法遂廢今內地所謂民壯者始於正統巳巳之

變亦洪武制初招募時器械鞍馬俱從官給地方有司春秋訓練遇警調用宏治二年復命行之此後照例編僉徒供迎送之用然正德季年王文成尙用之以殲寧叛沿至今日竟列輿皂之中捕拏民犯虛費工食毫無所用各邊將領又專倚家丁爲鋒鋭弁土兵亦久不講矣然延綏之兵至今爲諸邊冠他鎭則不然以故嘉靖間薊州練兵終不能成列王思質中丞以此坐重辟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爲帥反用浙兵於薊由是精兵稱朔方第一亦時勢使然若土兵之在東南則倭警時趙文華督師浙江議令鄉官領兵團結出戰又查籍閒田百

萬畝以贍新兵時蒲坂楊襄毅新從薊遼名領中樞覆疏謂鄉紳爲帥督責未便且閒田出於何所事遂得已趙之說益欲借以籠桑梓張威福尤舛謬之談也

解軍

解軍一役以本圖里長充長解先爲娶妻備貲裝事之如嚴父防之如大敵尙恐中途逃逸相累其踐更得此遣者舉家震怖哀號至有因而抵罪破家者近年則稍不然曾記幼年侍先人邸中有吳江一叟號丁大伯者家温而喜啖飲久往來予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爲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

罪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愼勿再來倘此犯逸去李何丁不顧令之入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云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迴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逭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作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僱一二男女一爲軍妻一爲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而荷戈之人優游閭里更無誰何之者向來長解凡遇

逃叛必告所在官司追捕卽羈留之然後發卒追討百中不得一二自蹈重典者比比抑何拙也

刑部

山人蜚語

山人樂新爐者江西臨川人本監生也來京師以捭闔游公卿間多造口語人多畏惡之然頗有才智以故士大夫亦有與之暱者時爲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給事中王建中特疏糾之內云新爐揑造飛語以鄒元標雒於仁李沂梁子琦吳中行沈思孝饒仲盧洪春李楨江東之爲十君子以趙卿洪聲遠張程蔡系周胡汝寧陳與

郊張鼎思李春開爲八狗以揚四知楊文煥楊文舉爲三羊又爲謠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又與聽補僉事李琯改作參申閣下本稿并與原任給事中羅大紘爲同鄉交好講究禪學及他訴不法事上命逮新爐於詔獄鞫之具伏諸罪狀上命荷立枷戍之尋死張鼎思故爲吏科都給事中謫爲幕僚上疏自白其冤云身本蘇州人首摻申爲會試大座師次摻王爲庶常時教習師俱同里人因在言路伉直不附二相被貶今新爐所指自有人獨臣爲人所易致招詞中遂改入臣姓名不得不辨其易與否不可知而吳吻儇薄遂嘲爲張

換狗云王次年外補僉事又一年癸巳大計以不及謫蓉坐此疏云○新爐事先爲東廠所發已得旨訊鞫王給事參疏繼之非王始禍也新爐先年曾入大璫張宏幕下稱契厚馮保之得罪宏授意新爐以轉授言官論之原任順天通判周宏禴建言疏中曾發其事益新爐之傾險有素矣

戊戌謗書

呂新吾司寇初刻閨範一書行京師未久而皇貴妃重刻之且爲之序光豔照一時胡士秊購置案頭亦漸有瀰訛而無敢昌言者吏科給事中戴士衡首發大難參

呂包藏禍心有敬宗林甫之謀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縣樊玉衡者繼之舉朝駭愕盍以首篇明德馬后進封一事不免稍礙眼耳其時有爲圖說跋者又專攻呂司寇其語深文且雜引在事知名大臣數人以實之於是諸與張新建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呂與秀水沈繼山爭爲少宰俱不得而沈獨見逐沈與新建素厚呂遂疑新建爲沈報復矣呂先有疏其硃語爲直陳天下安危而疏尾云敬上憂危之疏以故跋語之前又標名云憂危竑議以譏切之其云燕山朱東吉者詭名也竟不知何人所造又書本名閨範易名閨鑑亦不知出自何

人今閨範改本人間尙行而貴妃所刻原本及鄭曉辨寃錄世已不多見矣恐國史他日未必全載本末今錄其全文於後至若呂刻書之有成心與否張相於士衡疏果預聞與否則冥冥中有鬼神營之兩家聚訟正如婦女勃谿俱不足憑也

重刊閨範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

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皇咸愼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

倚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恒叨崇號愧無圖報
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賴乾剛獨斷出閣講
學天人共悅疑義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
我慈聖皇太后女鑑莊誦效法夙夜兢兢且時聆我
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訓誡諸書庶幾勉修
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
廣是心公諸天下求諸明白易簡足爲民法者近得
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
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

日月貞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巳
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敘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
明詞約貞閨壼之箴鑑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
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
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貲命官重梓
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
金賑濟今觀閨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
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
勵則是圖之刻不爲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萬歷
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此貴妃舊序妃兄鄭國泰之伯鄭承恩重刻今行於世但圖說第一段明德馬后居首者今已删去不存不知何故戴給事既疏參呂司寇矣承恩辨疏即以跋語爲出於給事之筆此仇口往復之常亦無足訝惟是樊知縣疏承恩以爲遠臣不宜構此大逆必士衡之黨大奸大權主使之則明指張新建矣蓋士衡曾爲新建知縣故直坐張主使而御史趙之翰一疏又附會戚畹謂新建實造此謀而同謀者則劉楚先劉應秋徐作萬建崑等諸人上怒益不可解不兩月張相遂借東事見逐初旨位冠帶閑住第二旨謂張位倡言爲首著革冠帶爲

氏恭直用周之斡及承恩疏中語矣○鄭承恩上疏後又刻辨冤續言盡載貴妃序并跋矣承恩辨疏云圖說乃皇貴妃須自內府重加再序即貴妃序中亦不過云近得呂氏閨範一書而已而明旨忽下云閨範是朕付與貴妃所看於是臣下緘口不敢復為戴樊陳冤至癸卯妖書起上密旨忽問陳矩張位怎麼打發了恭舊疑未釋也矩回奏云以東事打發上意始解

閨鑑圖說跋

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

呂素講正學稱曲蓮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秀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飄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須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爲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毋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毋乃巧爲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爲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

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后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繇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匹綵幣十目所視胡爲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嘗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

朝門無乃欲葢而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語有所忌倘明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關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淸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睹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䰟微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爲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

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日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陋所能爲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吕之爲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眞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吕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育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帝布

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爲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癸卯妖書

東宮未建自乙酉姜給事應麟孫比部如法沈吏部璟三君抗疏後無歲不以建儲爲請至壬辰春申吳縣以密揭被疑癸巳春王太倉以並封被議上憝言者滋甚冊立再三緩期至辛丑年而明旨忽從中下立東宮封福王不繇羣臣建白天下共曉然知聖意久定特不欲

臣下居以爲功耳至癸卯歲則震方久安者已歷三年乃妖書陡起復借改易東朝爲名而指朱文揆姓名以實之其立意甚毒造語甚巧而其詞旨甚不經時上怒莫測舉朝鼎沸僅捕皦生光服上刑聊以塞責完局耳至於造撰之人終莫能明也余向已述其槪今錄全文於後

續憂危竑議附

萬歷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聖覽

國本攸關本書用釘連紙刷印皮面上簽是此四字

無邊欄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張第一行是此五字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

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

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

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

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皇上迫於

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

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

愛者子抱鄭貴妃之專權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

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用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相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僞論

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爲乎曰數
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其富貴終
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
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
孫瑺于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
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
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
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
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

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鄭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爲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爲人陰賊常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棻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覈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與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

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歷三十一年吏部都給事中項

應祥揆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此妖書立意踵前圖說跋而作故名續憂危竑議但其所傾陷者别是一番人耳所云鄭福成者則指鄭貴妃與福王所謀必成前之詭名朱東吉亦是此意其時文武要津各緣天怒以報夙仇如緹帥王之楨亦何足言若郭江夏沈歸德諸公俱幾不保首領實此書爲之祟眞所謂交亂四國豺虎不受者曾聞一鉅公云此錦衣鄭樸者實爲之其意借以傾其同類不虞貽禍至此鄭爲故大司馬洛之第三子素狡獪無賴先於壬寅年與

棍徒吳中[illegible]誆大將劉綎金事發革職居京益多穢狀卽儕輩亦畏惡之其後患惡疾不起五官俱潰喪始絕識者快之以爲報應理或然與都下之人又有云出自中書趙士楨手趙爲浙之樂清人生平甚口好訐以故人亦相疑但趙以布衣能書選入文華殿與所指諸公毫無怨隙何以作此伎倆是殆不然

奴婢弒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臠割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

也又萬歴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舊僕獨與愛婢春桃孌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貲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踰半歲始得三弑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骼以歸蠢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辱及父兄

語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往年甲申刑部尚書潘季馴

請寬故相江陵子孫而御史李植劾其往年自敘河工以發蹤人功推江陵而以狗功自居又云父訪察充軍兄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則太甚矣潘兄故以甲科官詞林亦名士也自是而後彈章所指誣及家門蔓延閨閤其穢令人掩耳矣

賭博厲禁

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爲穿窬浸成大夥劫賊葢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宋時淳化二年閏二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行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同罪此法至善葢人情畏死自

然取正又有嗜賭者將妻妾賣姦以償負進亦有弁妻注而輸去者按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碁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脚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正統間大興知縣馬通建白治賭博之法法司覆議已定犯者運糧口外矣今此法何以格不行僅從初制擬杖即加重者不過枷示何耶

天順議罰之異

英宗復辟後刑賞最爲失平而殺人抵償更有極倒置可駭者今聊記一二如天順二年九月有湖廣常德衛

指揮使夏瑄殺依己以居者妻子三人俱焚之按察司馮誠奏鞫凌遲處死刑部郎中許振以審刑至辨所殺為傭工人減論絞後瑄數陳訴寃法司俱置不理瑄子虎上疏願代父刑且謂父殺家奴非傭工人都察院謂其情可憫瑄遂得復職誠以失入人死下錦衣獄至三年四月沂川衛指揮僉事王有忠殺其所部為盜者遂噉所部殺之事覺所部七人皆瘐死忠坐謀殺人造意斬巡按山東御史郝淵之謂殺一人而死七人況忠非親殺者情可憫上命有忠發充甘肅衛軍夫殺人至三人七人此宇宙大變一得復官一僅遣戍此何律也至

三年六月御史何楚英巡視光祿寺作奸廚役朱辛逾月而死命錦衣訊之下刑部獄擬贖杖還職上命枷於都察院前三月滿日以聞至九月始釋枷降為廣西平南典史以御史杖一廚役且死在保辜限外何至荷三木且至三月較之兩指揮殺多命者何啻天壤蓋是時曹石擅權專右武人以至臺臣僇辱至此

臺省

御史墨敗

世宗末年寵賂滋彰上下相蒙無聞以贓吏上聞者至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浙江黃廷聘回籍過衡山縣

不禮知縣陳安志陳怒發其篋得金銀諸物甚夥廷聘
惶懼遜謝始還之其事傳聞入都掌院左都御史張永
明發其狀上命廷聘冠帶閒住臺長可謂能舉其職矣
四十五年給事中何起鳴追論巡撫鄖陽都御史陳志
先任御史按江西歸家過崇安縣亡其四橐建寧府推
官吳維京為捕獲得之其中皆金寶且有簿一扇載賂
遺不下數萬上亦命革職閒住蓋以省垣糾西臺也至
穆宗初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劾淮揚巡鹽御史孫
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宜令先革職聽勘上允之是又
同事憲臣相糾與前兩事稍異矣今上丙戌年南京掌

院右都御史辛自修疏劾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贓賄數萬奉旨追贓遣戍此以堂官參治臺臣正與張永明同至辛卯年原任江西廬陵知縣新任試御史錢一本追論巡按江西丁憂御史祝大舟臨行票取多贓上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往勘得實乃命緹騎逮大舟至京下詔獄遣戍追贓蓋以舊屬吏新臺臣發同官穢狀也至壬辰年御史李天麟又劾大理丞原任御史蘇酇按滇貪肆贓盈鉅萬次年大計以貪例斥爲編氓是兩事皆同寅自相訐較前事更大不同而主上處分亦較世宗朝加重蓋巡方不檢固自取之而蘭臺體面埽地盡矣

○永樂八年北京御史鄒師顏劾啓監察御史白春巡視驛站貪受賄賂皇太孫命都察院鞫之時上北征未還太孫留守北京行在也宣德中御史嚴皚受賂事露爲御史劉洪道劾罷又宣德末年英宗登極御史劉楨劾御史鄭禧侵欺物料受匠吏銀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命逮下獄又御史孫純鄭夏劾御史胡正巡視倉糧爲表兄千戶納糧囑託徇私亦下法司逮治蓋國初臺臣已相訐如此近日有臺不攻臺之說雖非國體亦近於厚

科道互糾

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張璁以兵部左侍郎爲北科道所糾桂萼以禮部右侍郎爲南科道所糾雖俱奉旨留用而心恨甚萼乃疏謂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引憲宗初年例於拾遺後互相糾察吏部謂此宏治十七年事而憲宗無之萼又以成化三年八月憲綱載其事上以萼言爲然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糾拾時考察內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科臣王俊民道臣劉隅等執奏願聽吏部再考於是吏部同都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給事黎良御史王道曹宏上命黎良留用王道曹宏終養家居不必考惟儲良材一人罷職閑住

而中旨批出兵科都給事鄭自璧一門三纍戶科給事
孟奇被劾勘問不引避各降二級調外此二人罪狀昭
然部院掩覆而以無關係者為解殊負委任令再稽覈
論嚴察乃又上四人被謫而止未幾良材上章自辨謂
臣為楊廷和所恨今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右副都御史
劉文莊素黨廷和將引用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
時孟春署部文莊署院也上責部院不持公論為人報
復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謹者今以不及調外任侍郎
桂萼等又疏救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命良
材復職按部院初考止四人其三已不動惟良材已罷

而降已降而留是終無一人去位也惟內批諭二科臣乃張桂初不慊者附出以報私怨耳然則奚以考爲況桂萼所引成化三年例亦不然是時惟延綏巡撫缺不當上因命互糾一時外補者七人初非考察拾遺例也至於吏部所引宏治十七年例則更無之是年惟給事中吳蕣等論馬文升等不當爲御史所劾因罷蕣職然則不惟桂萼恣意妄引而何孟春等亦憒然典故欲以拒萼輩方張之焰難矣內計大典似此顚倒披猖書之史冊令人戟手追詈權奸且萼始終引楊廷和及大禮爲言聳動上聽以要必允心雖狠而識則陋矣

苛求姓名

古來以姓名詬人者如裴度之緋衣坦腹朱郊之國姓祀天讖口造言爲千古痛恨近日儇薄成俗亦有串合名字供嘲謔者然未敢達之天聽不意年來慣以此陷人登之章疏如科臣齊世臣初保張居正再保大峪山則目之爲齊人齊保山吏科都給事連有陳姓者則曰陳陳相因近日左通政徐申者吳人也初名申錫後去下字舉進士言官追論之以爲逢迎同里申王二相其彈章云去太倉之嫌名附吳縣之同姓亦巧而刻矣最後則癸卯冬之妖書云上起朱山陰於田間專以易儲

示意朱乃國姓而歷者更也穿鑿矯誣惑亂遠近其罪殊死固宜但未必果出於儆生光耳

御史阿內侍

正統二年五月御史鄭顒奏張家灣宣課司及崇文門分司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命抽盤不無停滯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上曰但戒所司勿滯不必專委內官事竟不行當時臺長顧佐號爲淸正甫去位而御史輒有此等建白時王振初竊柄顒奏非結交近侍而何今崇文門稅課屬之戸部郎尙或厲民若行顒言貽害無窮矣是時三楊在內

閣故尚能杜禍萌但不知此御史尚堪處班行否成化六年巡按雲南御史郭瑞奏鎮守太監錢能剛果有爲政務歸一今能有疾恐名還京師乞聖恩憫念永令鎮守上報聞而已能之稔惡天下所恨瑞以憲臣奏保寸斬不足蔽辜也未幾御史戴縉之諛汪直此已見其端矣

臺疏譏詆

海忠介爲房寰所論列憤極上疏辨析其詞甚激房乃再疏攻之以鄙臣挾忿妄辨大肆鴟張爲名其他所云破靴易帶諸事及譏誚孔孟不廉諸說俱不必條淮其

矢口笑謔者最堪捧腹今節錄於後

瑞謂臣論其一言一動無不爲士論所嗤笑者之証請舉一二實之可乎瑞爲牘令兵馬司申之於給事鍾宇淳宇淳批其牘尾曰海外奇談又送監生到國子監令祭酒黃鳳翔責治鳳翔批其來文曰本堂先生且將中庸君子素位而行一章與他講解凡此皆爲嗤笑瑞豈以是爲二臣褒美之詞耶至於諸臣往來賓主之間借瑞而供談笑者何可勝數臣一日偕司業習孔敎會見其屬官屠謙陳文衡等座中有問及瑞之舉動者曰貴堂翁放告受狀不見發行如何

謙曰他要行我四司執定不肯說問理詞狀原不是本部衙門職掌所以沒柰何只得住了臣又問曰然則近日何爲文衡曰在家讀程策臣曰讀策經生事大臣何日爲之文衡曰要條陳笑曰要條陳不過就事論事可矣何必程策頃瑞所陳一日治安天下之疏固飾來自終日杜門熟讀程策而有得者也然疏之將成竭心思於匝歲之久而效之速能計治安於一日之間臣終未敢信之謙又曰近日又要我改一道招擬甚是苦事臣語謙曰老法家何難於此謙曰題目古怪難做他招題說南直隸之有徽州猶十省

之有福建考日諸吏俱不喻其意吾室翁曉譬之曰徽閩人多欲你每只將殷正茂與沈汝梁兩箇來取供問罪就是了題內又有漢汲黯秉公出首被徽州知府重責二十汲黯氣憤不過抱石投江而死如此題目教人怎做習孔教歎曰此老不出反獲盛名今此一出露出許多本相此見造化之妙不容人竊取虛名也此皆臣去年八月回京之時所習聞於諸臣者皆如此近過蘇松會撫臣王元敬按臣鄧鍊又相與言及瑞之爲人二臣皆自廣東而來臣問其居家何狀應曰此老大概好異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

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是皆異常之事臣聞其妻女有可出可殺之罪否曰如有可出可殺之罪而出之殺之則賢者之能事非所謂不近人情矣臣長歎曰吳起殺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歟柰何世之賢瑞者嘖嘖耶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時萬歷十四年之七月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未及有言惟諸廠彭三進士合疏攻房保海卒不勝而見逐未幾房亦外轉副使以去大抵忠介之清冠絕一時無端性褊而執既以清驕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謾罵人多

不堪然聞其名不敢抗惟房首攖其鋒遂有潑皮無賴之稱房言雖不盡誣但謂海迂憨則可乃曰大奸曰極詐曰穿窬則失之矣宜三君子之不平也不數日南冏卿沈繼山參房之疏亦至

言事

疏論奪情

景泰五年吏科給事中李秉彝上疏止左通政王復奪情內云曩者吏科都給事林聰奏凡京官非與機要者有父母喪悉聽終制不必奪情或有以奪情爲善事覬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其時已蒙俞允今又

令復奪情復發身科第名教中人又非職典機務者乞
上收回綸命上不允秉彝所引蓋林聰先一年疏也其
持論可謂正矣至天順三年則林聰已為右副都御史
以憂歸里奉旨行取來京林亦有疏請終喪然一辭不
允即赴任矣然當時倘有以前疏質之者林何詞致辨
豈以中丞典機要可視父母為路人耶林莊敏一代名
臣非後生所敢擅議此事亦完璧之瑕云

京職

劉文泰

劉文泰先任右通政管太醫院使以投劑乖方致損憲

宗爲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穀等交章公疏參劾孝宗
命降爲院判至宏治十六年上因本草訛誤命官改修
以劉文泰等充其役而文泰等於本業實懵然乃請用
翰林官任校正閣臣劉健爭之云豈有詞臣爲醫士校
書之理上乃命翰林專修其書而太醫官不預蓋文泰
曾得故大學士邱濬所著醫書俱在十三科之外者欲
另奏以爲己功因有此議也劉健又力爭臣等職在論
思理難侵越太醫院官數多宜令纂修上又改命該院
自修取回詞臣以太監張瑜主其事文泰因此益與瑜
相表裏於是援引專侍禁中遇上及中宫有疾無論內

外科俱合文泰直入矣乙丑之夏上本以患熱得疾文
泰誤投大熱之劑煩躁不堪以至上賓蓋孝康后素亦
信任文泰及瑜以故不行遏止比武宗登極法司會奏
張瑜向與文泰爲奸又薦文泰纂修本草先帝不豫文
泰藥不對證宜比諸司官與內臣交結作弊扶同奏啓
各斬上允之於是南北科道劉蒞等咸謂請速誅文泰
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上僅報聞而已久之二人苦辨不
巳俱免死遣戍史云是時大臣暱厚文泰者故不用合
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他律因得爲後日解脫之地
所指大臣蓋指謝李二相也文泰一庸醫致促兩朝聖

壽寸磔不足償竟免於死若其誣陷王三原又不足言矣

馬從謙

光祿少卿馬從謙嘉靖間劾提督光祿太監杜泰乾沒內帑數萬泰亦誣從謙誹謗不忠上信而怒之詔杖八十即斃杖下葢馬先有疏彈相嵩留中不發至是嵩因而下石其死可謂至冤及穆宗登極凡先朝忠諫得罪者悉荷褒卹言官建白屢爲馬請恩典而中官輩追恨之謂言從謙實謗先帝死有餘僇上竟抑不許直至今上之辛卯從謙之子馬有驊籲請甚哀上始命與他祭

葬而他郵尙未之及

光祿官竊物

光祿寺大官署丞張冕奏本寺卿柰亨借供祀盜取豬鵝肉及麪食爲私用上命亨對狀亨具狀上曰爾爲堂官貪饕如此論法難容姑宥之此正統六年時也至萬歷十八年光祿署丞茅一桂盜署中火腿爲堂官所奏上命送刑部追原物問徒爲民兩事略同而處分略異按亨以廚役得官盜竊固其長技然宥罪之後至正統十年十三年兩以戶侍郎充廷試讀卷官又廕子鐄爲中書舍人十四年亨以老疾乞免朝參但出視事上又

許之亨之厚顏不足責而恩寵之濫亦甚矣

歷法

算學

算學亦書數中要事而於勾稽錢穀尤爲吃緊本朝定制以浙江及蘇松二府爲財賦之地江西士風譎詭遂禁此三處士人不得官計曹然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竊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官長猶木偶釋褐版曹者又視簿書爲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司民社者亦持籌不知縱横任其下爲谿壑皆坐算學不講之故惟宋崇寧三年特立算學其業以九章周髀

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
算法并唐歷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
經願占大經者聽大觀中命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
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兗鄒荊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
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
於是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
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愼卜楚邱史趙史墨裨
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
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
孝恭張恭張會三[illegible]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

赴達而沖之殷紀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綽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郞顗楷二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天翼九人封男其後又改黃帝爲先師且試學與太學三舍同以上舍三等推恩其重如此又洛下閎與鮮于妄人俱同定太初歷者而所習亦似以天文書爲本科則兼通歷學有裨世用更大今日欽天監世學諸生有能通九章周髀者乎宋人識見固非今世所及○按廣典故云以貲爲郞非貲財也貲郞訾字訾算也積而算之之士人挾此技効於官及格者酬以職謂之

貲郎漢世自有此一途如張釋之司馬相如之屬皆是也後世誤以爲納錢買爵如今開事例耳然則算學之重正不始於宋季矣

佞倖

太極

太極本無極自宋周子加以一圈其後迂儒鑄太極圖其式如圈人遂云今乃知太極之爲物匾而中空而本朝大儒吳康齋每對人輒以兩手作圈勢自云無時不見太極浮薄者遂以蘆蓆投其中又有一顯官以隷人裸露發出治罪云衝破太極又有作太極訴冤文者而

聖賢道理受人褻慢至矣至世宗朝罷任府丞朱隆禧作太極衣以獻槀房中術也上大喜進卿進侍郞又今滇中文武上下以緬鈴相餽遺登之簡牘曰太極丸侮聖至此可痛可恨

兩六卿之進

河南鄢陵人劉睿者爲吏科都給事中路遇王振跪於道旁振大喜升爲戶部左侍郞後升戶部尚書致仕歸至成化七年始卒河南湯陰人李燧者歷官工部尚書致仕歸其後張永西征還京過湯陰燧敝衣破冠而束上所賜玉帶跪迎於路永驚曰何至於是燧因以情乞

憐永至京師吏部薦之名復故官再長冬曹又十二年致仕歸嘉靖七年始卒二人俱起中州以甲榜位六卿乃其媒進之術如此然皆功名始終老死林下不罹訶譴燧得諡恭僖崇贈太保後僅奪易名而已

正德二歌者

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上芝妻父宋閔以人命問抵償繫常州府獄芝尚未娶而駕行已迫巡按御史李東急命常州知府李嵩喚閔出獄免罪歸家取女送府官爲具衣飾送之從上至京師厚賞而還

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爲上所喜問其名左右以頭上白爲對蓋本代府院中樂部鎭守太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諢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否逮上起諸大璫遂闖之蓋慮聖意或欲呼入内廷故有此問後此優竟不名同爲歌童而幸不幸至此○按唐人謂不由詔命而自宫爲私白本朝無此名今聖語云云必從史册得之者○宣德間漢府軍餘王敏善蹴鞠宣宗喜之閹爲内侍後進太監鎭守陝西此則與唐太宗閹佞人羅黑黑命教宫人琵琶事相類

名臣一事之失

嘉靖大禮之議自張桂倡之至稱宗至入廟配上帝以至奉遷顯陵下至廚役王福隨全等賤隸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無一人以爲可者惟汪鋐獨主遷移一說則章聖太后尙無恙也鋐元惡大憝亦何足責柰何阿諂成風卽一時號爲正人亦獻諛希寵有中人所不爲者如魏恭簡莊渠因桂蕚引用得以祭酒侍講筵則託桂密進種子秘方高文瑞南宇爲禮卿時則撰元文叩壇求媚俱著在耳目比之蔡君謨之龍團寇平仲之天書更堪嘔噦士風披靡卽賢者不免謂非張桂作俑不可

論芝

嘉靖丙辰八月上問禮部用芝草入藥當求之何所今可得否尚書吳山對云本草論芝有黑赤青白黄紫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服輕身王充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者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舊儀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黄帝內傳云王母遺仙人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書會閬風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卷其條對甚析上詔有司採芝於元岳龍虎鶴鳴三茅齊雲諸山及五岳又訪之民間於是宛平縣民張巨佑首得芝五本以獻上悅賚以金帛於是臣民

獻芝者接踵采芝使亦四出次年九月禮部類進五岳及名山所采獲鮮芝已千餘本直至末年王金獻芝之大得聖眷名爲御醫煉芝爲藥雜進他不經之劑致損聖躬上仙後坐子殺父律論剮最後貸出當煉芝之時用顧可學陶仲文等言須眞龍涎香配和幷得礦穴先天眞銀爲器進之可得長生於是主事王健等以采龍涎出左通政王槐等以開礦出保定撫臣吳嶽等獻金銀砂所至採辦遍天下矣○吳山爲禮部尚書時值辛酉年正旦以日食不及分數當免救上欲臣下稱賀山不從遂罷歸葢借以飾昔日之逢迎也此吳山爲江西高安

人今上初謚文端非河南撫臣進白兎者然其人亦至
刑部尚書直隸吳江人

督撫

周文襄

周文襄忱之撫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吳人至今德之然
亦正譎兼用時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規度其廳
事內室廣狹長短命松江府織絨地衣以餽振鋪之不
爽分寸因大喜凡有奏請其批答無不如意以此得便
宜展布及振死虜中景帝命籍之得一金觀音背鏤云
孝孫周忱進爲司籍沒御史錢昕所目覩蓋委曲以從

事亦豪傑作用如李德裕之於中尉楊欽義馬存亮也○秦檜造格天閣成蜀帥鄭剛中賂其匠偵量廣袤造毯爲獻盡如其式檜愠謂探其陰事因事竄之幸王振無此見解耳○前乎此則唐李璋爲宣州觀察使時宰相楊收造白檀亭子會親友落成之先是璋潛度其廣袤織成地毯至日以獻後收敗璋亦得罪蓋藩臣以地衣賂權要亦有所本

白兔

唐有白兔御史之誚蓋以不得爪踐民園也若眞有其事無如嘉靖十一年四川巡按御史宋滄獲白兔於梁

山縣以獻禮部請賀上辭以菲薄不敢當再請乃許以
獻於太廟世廟呈於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於是吏部
尚書汪鋐侍講學士蔡昂獻詩禮部尚書夏言少詹事
張瀚翰林學士席春祭酒林文俊編修張家獻頌禮部
侍郎湛若水獻演雅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學士吳惠
主敎修撰姚淶獻賦修撰倫以訓獻歌上皆優詔褒答
惟侍講學士郭維藩以獻賦忤旨詰責革職閒住嵩撫
鎭重臣貢瑞取媚自嘉靖八年汪鋐獻甘露後所僅見
且下及禽獸從此進瑞物者接踵若宋滄者亦可呼爲
白兎都御史矣嗣後則十二年河南撫臣吳山得白鹿

於靈寶縣上命獻廟呈兩宮受賀如前汪鋐等又獻頌
賦而掌詹侍郎顧鼎臣則獻樂章輔臣李時方獻夫翟
鑾各以白鹿呈瑞詩爲獻上皆優答是年又有應天撫
臣陳軾獻白兎上曰白鵲鹿兎重出不必舉獻汪鋐又
作詩二章美上謙沖之德上益大懌然四方撫臣以禽
獸瑞物進者史不絶書終上之世蓋肇於朱滄云○先
朱滄而獻白鵲者有嘉靖十年之鄭王厚烷後吳山而
獻白兎者有十六年之徽王厚爝十七年之伊王典楧
俱係宗室不足道也然他日厚烷發高牆革爵典楧革
爵削國厚爝之子載埨至削爵自殺最後則四十一年

淮王厚燾進白雁不數月王亦薨吁亦異矣

羅汝敬

羅汝敬初爲吉士被文皇帝名背誦古文不能稱旨謫戍江西越數月名回釋之尋擢修撰升侍講坐事降監察御史受宣宗知超爲工部右侍郎往諭交阯黎利以利設女樂不悅盡碎其飲器黎懼遣使馳謝尋提督陜西屯田受指揮傅敏等金銀器貂鼠皮事覺論絞追贓入官未幾蒙恩宥充爲事官再往陜西賜之勑曰爾不能治身以取罪朕特屈法以伸恩宥而復用仍往總督遇有訴訟重則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究

問輕則革情責罰汝敬甫脫死囚遽膺重任如此且巡
按御史尙承受撫臣詞狀如屬吏亦可廢祖宗時制度
汝敬撫陝未幾又以妄引例復職坐斬慶疏稱枉英宗
甫卽位令再讞以在陝有勞宥死戍赤城衞再起又以
原官撫陝西以老罷歸卒於家訃聞與祭葬如例按敬
一坐斬一坐絞兩謫戍又以貳卿善去得飾終之典遭
際亦不常云弇州奇事云汝敬爲吉士時曾充刑部吏
又謫戍交阯果爾則更奇矣汝敬曾爲侍郞爲于謙所
戲扃之空室命賦詩三十韻始啓之出俄頃詩成蓋才
而不羈士也

司道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尙新鄭慕古方窮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鄉士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出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動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仲子兄弟凡五人每詬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曰

扶服頓顙於邑令禾郡爲諺曰有眼不曾見大守跪知縣士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鼠狐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卽眞爲兩家造禍無柰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於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間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村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一品富一郡何出此語是日不久矣未幾禍發踰年謝世

士人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益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念其憨乃合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懽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

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幼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好外羸憊而歿

沈祖量

吳中才士好爲小令不過閨奩煙粉中語吾友沈祖量同生贈妓作一詞末句云任他百般打罵百般荐也只是書生薄福難消受余謂柔情亦吾輩佳事何至卑下委媟乃爾此君雖有才名其如風雲氣短何況未幾以貧鬱早世

婦女

命婦以節孝受封

禮部致仕左侍郎楊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殺侍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擬贖如律宣則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命婦例應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此成化末年事也此例若行於今足使士紳之妻憾懼不敢恣但恐貴臣如楊宣隱忍不敢發耳○宣直隸新城人進士起家天順初爲御史時更化之初宣建白多可采上目屬之立拜鴻臚少卿歷憲宗朝甚被眷注上作連環詩以賜之以今官致仕歸家後妾生子匿之鄰家其妻又來搜之不獲子始得全此其妻被杖以後事也宣至宏治十年始卒

宏治十一年泗州知州許弼妻孫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藥毒之不死用鐵椎擊其腦朱懼自縊死復以石壓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載出復活事發上命杖孫氏八十離異○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毆妾中其要害妾自縊死當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爲疑上曰婦妒已是惡行況以妒殺人其惡甚矣命罪之如律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審諸囚有毆妻死者坐抵償時禮部侍郎尹直獨曰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妒毆之初恐絕嗣今顧被其命世之妒婦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遂得不死○元太宗時命婦人有妒者乘以騍牛徇部中論罪即聚財

爲吏娶

南和伯妾

嘗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爲父因與修武伯沈煜等交奸琇至各家飲俱設妓樂比更衣即與妓亂又通瑛妾爲其徒所告詔下錦衣衛獄以琇奸義父之妾杖一百充鐵嶺衛軍煜停祿戴平巾閑住又御馬監左監丞龍閏娶方瑛妾許氏爲妻事發上命離異閏送司禮監治之彼瑛生前屢爲大帥頗著勞績而身後姬侍或竊妖禿或配渥閹俱徹聖聽亦可笑矣此俱成化年間事

畿輔

元夕放燈

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欽奉太宗文皇帝聖旨太祖開基創業平定天下四十餘年禮樂政令都已備具朕即位以來務遵成法如今風調雨順軍民樂業今年上元節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著他閒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緊的事明白寫了封進來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兵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生事攪擾生事永為定例但官人每更要用心守著太祖皇帝法度愛恤軍民永保富貴共享太平欽此又

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宣宗皇帝勅諭文武羣臣

朕恭膺天命嗣承大位仰惟祖宗創建守成之艱夙夕

兢惕一遵成憲以撫天下賴上天垂佑海宇清平雨暘

時若年穀遂成喜與臣等共享太平之樂今歲維新上

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凡有機務重事封進來聞在

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爲樂五城兵馬弛夜禁但戒

飭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因而生事違者罪之永爲定例

欽此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至年終禮部上疏援引

前例請旨許來年新正民間放燈凡十晝夜蓋比之宋

初錢俶買宴增三日之外又展二日自永樂七年己丑

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承平日久輦下繁富百倍外方燈市之盛日新月異諸司堂屬俱放假遨游省署爲空惟辰戌丑未年係大計定期吏部都察院官及朝覲外吏舊皆有禁而微服私覿者仍不乏也其時南宮試士大半鱗集呼朋命伎徹夜歌呼無人訶詰至若侯門戚里貴主大璫則又先期重價各占燈樓尺寸隙地僅容旋馬價亦不貲初至京師者駭歎瞪眙正如宋汴京春如紅錦堆中過人似青羅幙裏行眞太平佳話也余兒時目覩繁華至今人夢聞近年亦稍稍減舊觀矣葢聖主游幸漸稀而鰲山之

設久已停止亦事理使然○按文皇帝朝正用宮伎至宣德二年尚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攜娼黛爲娛則燈樓之盛尤爲奇豔士生斯世抑何多幸近偶與黃貞甫談及宮伎余謂若循唐宋及國初故事則公輩眞神仙不如矣時黃以外吏詣部候考選乃振聲曰不可不可果如兄言則曲中佳麗俱爲吏部科道所據其與吾輩周旋必麻瞎跛禿之屬令人益不堪耳爲之大噱○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元宵夜名羣臣悉赴御苑觀燈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係特恩非常例也

內府畜豹

世宗初年革內府鷹房諸鷹犬令放縱幾盡矣至嘉靖八年鷹房內臣又以祖廟獻新奏請存留蓋以禋祀大典嘗上仍豁察其中也上嚴旨不許且命禮部查議獻新時物以聞禮部言宗廟獻新及奉先殿歲薦品味不過鹿雁兔豬鵝鴨雞等物載在會典掌之太常後因畜有鷹犬或間以奉薦然非例也請一切罷之上納其言遂依會典罷去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張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隻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歲廩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頃歲租七百金其實皆典守內臣侵牟請

量留勇士四十人餘還營差操仍令該監覈其奸利以報上從之按內廷鳥獸之畜所費不貲舉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見虎豹之檻者及壯牝白額之在虎城者不可枚舉啗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

建酒樓

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命工部建十酒樓於江東門外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而五樓則專以處侑酒歌妓者葢倣宋世故事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最爲淸朝佳事宴百官後

不數日定正蔡氏書傳上又命宴博士錢宰等於新成酒樓各獻詩謝上大悅比書成賜書名曰書傳會通命禮部刊行天下按上初觀蔡氏書傳日月星辰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他注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遂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翰林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致仕博士錢宰致仕助教靳權教授高讓等共二十七人俱遣行人馳傳徵至上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禮遇諸儒甚厚至御製詩以賜命之屬和及其歸又賜宴馳驛而還以修書鉅典而令之歌館爲歡非開天聖人無此韻致但鄒季友者何人致勤高皇帝

非之采至永樂二年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書專攻程朱文皇命杖逐之其人同生一地姓名又相似其為一人二人未可定也

禁歌妓

太祖所建十樓尚有清江石城樂民集賢四名而五樓則云輕煙淡粉梅妍柳翠而遺其一此史所未載者皆歌妓之藪也國初臨川人揭軌以舉明經至京宴南市樓有詩云詔出金錢送酒鑪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則知不

第儒臣錫宴卽舉子亦叨聖賜高會其中矣今南市樓雖居六院之一而價在下中第爲商賈所游集耳至宣德中以百僚日醉狹邪不修職業爲左都御史顧佐奏禁廷臣有犯者至褫職迄今不改好事者以爲太平缺陷遠遜唐宋但唐以宜春敎坊二地爲內廷供奉之所如阿布思妻爲女優之類非士大夫所得游至季年而翰林學士亦得闌入敎坊此僖宗以後事非盛世之舊也惟藩鎭軍府例設酒糺以供宴享名曰營妓其知名者如薛濤劉采春之屬而京師則無之宋世朝士各有家姬供客若官妓不過州郡守倅應奉過客及佳節令

辰侍觴侑酒與之狎者仍有厲禁如秦弱蘭之制使臣王宮花之誘勘吏及南渡大儒之坐唐仲友皆是物也則顧佐一疏保全士人實多○今人但知金陵十四樓而不知有十五樓因續建五樓其一偶失其名耳

安樂堂

禁城北安門外有安樂堂為永樂十五年所建以處工匠之疾病者近來則與工匠無涉惟內臣卑秩無私宅可住無名下官可依者遇疾且殆卽徙入此中以待其殞且楮送淨樂堂焚化不欲以遺骼汚禁掖也其中或氣未絕稍能言動尚為攤錢博塞之戲爭勝嘵嘵聞者

歎笑○內廷宮人無位號名秩而病故或以譴責死者其尸亦傳達安樂堂又轉致停尸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願焚者則瘞之地亦內中貴嬪所捨焚塜也

門官不避諱

今禁城北門名厚載卽元武門也相傳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廟諱上一字上下通稱不避又如今上皇貴妃鄭氏所居宮名曰翊坤宮上一字卽今上御名何以銀榜高懸而內外所稱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爲怪亦無一人議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

淹九

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游冶頓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游席地布飲都人名爲耍煙九意以爲火樹星橋甫收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見友人東中稱爲淹九或云燈事闌珊未忍遽舍取淹留之義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耆舊則云全眞道人邱元淸以是日就閹故名閹九邱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爲五龍宮住持有司又以賢才薦爲御史矣上以二宮人賜之邱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眞儼然一嫗也後轉太常卿封三代歿於京師邱之事蹟甚著但自宮之日月不可

考然京師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眞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之業中貴人多以是日散錢施齋聞京都無賴亦有趁此時腐其童穉者則閹九之說亦似不妄全眞有南北二宗起於金海陵王中孚其後有譚馬邱劉之屬其敎始盛大抵以收攝精氣爲主今弁陽具去之不知何以謀長生也京師自此日後冠紳閭閻尋春選勝繼以上塚踏青寶馬鈿車更番雜沓競出西關水邊林下壺榼無虛日至端午射柳南郊而游事漸歇矣○魏文帝典論云左慈到人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

愛菴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今觀邱元淸事則嚴峻不爲謬妄而魏文之論失之矣

風俗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父母撫愛如壻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㚻奸㚻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

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姣首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妓妾隨軍登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思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僧達與之私款後欲逼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

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凡一行
兇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野獲編補遺卷三終